

## 2019 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（閩粵・海洋）心得

羅珮瑄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

生長台灣，我們對於海洋並不陌生，而位於東亞島鏈正中央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也為台灣帶來了特殊的歷史經驗與處境。帶著這身印記來到閩粵地區，熟悉裡有著歧異，比如飲食文化中的粿，台灣的做法以小火清蒸，紅龜粿甜的會包豆沙或花生，鹹的會包綠豆或蘿蔔乾，碗粿會加入肉燥和香菇，甜的則加入黑糖；在汕頭吃粿，則以油煎為主，形狀與內餡各式各樣，印象中較為特殊的一道，是在汕頭市澄海區樟林的祠堂裡，包著糯米飯的粿。



近年因撰寫博士論文之故，開始關注物質文化的課題，尤其是當中物與人相互定義的關係與互動。負責本次研習營行程的中山大學歷史系，是華南學派的大本營，注重地方社會與區域經濟，運用地方志與碑刻等材料，探討華南地區社會的特殊性，「海洋」是本次研習營提出的核心概念。日本海洋史學者羽田正說，活躍於「海上」這個舞台的商人，明明是同一個人，在文獻記載上卻是出身不同的國家<sup>1</sup>；而劉志偉老師則頻頻在研習營期間提醒大家，海上人的世界觀是不一樣的，他們的身分和觀點隨時在變化，別用大陸中心的角度去看他們。

物的流轉大概是海洋史研究當中最常見的課題之一，尤其是關於海洋貿易。研習營期間，我們參訪了陽江市海陵島南海一號沈船博物館，這艘大約是南宋初期的貿易船是一艘中型福船，根據出水瓷器包含有浙江龍泉窯青瓷、景德鎮青白瓷、福建德化窯白瓷、磁灶窯黑釉瓷和醬釉瓷、閩清義窯青白瓷等，品項多樣，多半是日

---

<sup>1</sup> 羽田正編，小島毅監修，張雅婷譯：《從海洋看歷史》（新北：廣場出版：遠足文化發行，2017年5月），頁13。

常生活使用的器物，品質亦屬中低階商品，在船艙中混雜產地密集地堆放，可以推估這條海上貿易的航程或許從福建泉州、甚至更北邊啟程，一路裝載外銷商品。再者，沉船地點距離陽江市東平港外大約二十海浬處，考慮到中型福船不太可能進行遠洋貿易，這艘貿易船的預定地大概是東南亞一帶的國家吧。參觀考古隊清理現場時，我們問了許多船艙裡的細節，在極致的空間利用下，船員可能行走與居住的地方、海上的飲食條件、船員的身份等等，透過沈船考古與出水遺物，我們嘗試重建南宋時代海上人們日常生活的一景。

依賴海洋生活的人們，比起內陸地區，呈現出更多元與變動的身份。研習營期間，我與小組成員的討論和報告中，也特別關注什麼是帶有海洋特色的地方認同。田野考察的某一天，我們來到珠海市香洲區的梅溪村與瀝溪村，這裡有父子兩代的故事——陳芳與其子女、蘇杰生與蘇曼殊——他們的同屬一個年代，出身地便在附近，共享著類似的社會結構，卻發展出相當不一樣的故事，從他們的個人生命史，讓我們窺見了近代海洋城市裡人們的多元身份。

陳芳，字國芬，廣東省香山縣黃茅斜村（今珠海市前山鎮梅溪村）人，後來成為美國夏威夷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和夏威夷王國貴族。青年陳芳在地方上長大，村中人都稱呼他陳阿芳、陳芳仔，這是廣東話裡，對普通身分低下的年輕人的稱呼，往往在名字中間加個阿，或在後面加一個仔，1939年父親去世之後，他先是跟隨伯父到香港、澳門學做生意，1849年再赴檀香山，當時夏威夷島上的華人僅100名左右。在檀香山，他的英文姓氏被登記為 Afong，廣東話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名，從此成為在夏威夷王室與上流社會中正式的名字。最初他在夏威夷販售中國土產與傳統家具，後來在富裕的白人社區購置地皮，建造房屋，並加入夏威夷籍，趁著南北戰爭之際，他投資甘蔗園，意欲與白人一較高下，成立「芳植記」，他所往來的人士，皆為社會名流，當地貴族、部長大臣、銀行家、律師、傳教士等，並與夏威夷貴族公主朱麗亞結婚。陳芳的財富主要來自於蔗糖，從他的交遊與政商活動中，可以看見他處處與白人競爭、躋身其中，然而從故居所展示的一張照片裡，1856年為慶祝夏威夷國王卡美哈梅哈四世（Kamehameha）與埃瑪·魯克（Emma Rooke）新婚，在皇室的新建大樓中，陳芳以中國式紅燈籠等工藝品佈置，並且穿著絲綢長袍、頭頂長辮，一身傳統清朝文人的裝扮，這次舞會成為「壓倒當時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盛事」，也讓人窺見了建築、服裝、擺設、花木、器具等等物質文明下的身份認同。

在這樣的家庭裡出生的長子陳龍（為元配李杏所生）、次子陳席儒（英文名 Toney · Afong，族譜上還有夏威夷土話名，為朱麗亞所生），從母語和教養上便帶著多重的印記，故居裡的一條紀錄，朱麗亞曾為了採取中式或西式教育而與陳芳爭執，想來在陳家第二代身上，這也一直都是個人身份認同裡的一部分。1889年長

子陳龍去世，陳芳興起了返回中國的念頭，變賣了 2/3 的財產，轉移到香港與澳門，1890 年帶長子的媳婦、次子陳席儒返回梅溪村老家，重遷祖墳，種植檳榔、椰子以及夏威夷帶回來的無核波羅，如同他在夏威夷島上移植中國花木一樣。而朱麗亞及其所生子女，終身留在夏威夷島，四子朱麗亞所生的阿爾伯特，甚至成為夏威夷民族主義者。兩個國家、兩種物質文明、兩樣地方認同，在陳家父子身上體現出多元而複雜的面貌。

另一對父子，蘇杰生為廣東茶商，旅日華僑，橫濱英商萬隆茶行的買辦，有一妻三妾，他的兒子蘇曼殊是近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家。橫濱市一帶自鎌倉時代開發，為鎌倉幕府的海上門戶，江戶時代一直都為幕府直轄領地和旗本領地，為江戶內海（現東京灣）交通的要衝。江戶末期，美日修好通商條約定神奈川為開港地，而橫濱修建港口，橫濱港於 1859 年（安政 6 年）7 月 1 日開港，迅速發展商業貿易、運輸與工業，蘇杰生正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橫濱。

蘇曼殊原名戩，字子谷，學名元瑛（或玄瑛），光緒十年（1884 年）9 月 28 日出生於日本橫濱，母親是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，但族譜上卻被視為「姘」，並不見容於本家。七歲時蘇曼殊隨父親回到中國，在簡氏大宗祠讀書，他的童年生活並不幸福，或因其出身、或因其語音（日文應是他的母語，至少是如同母語般的存在）而受到家族排斥，甚至重病時被棄置柴房，差點一命嗚呼。蘇曼殊於十三歲離開老家之後，終生徘徊於上海與日本之間，未曾再回去，他與阿姨河合氏的感情極好，故居中可見一張童年照片，是阿姨懷抱著他，後來河合氏也以代替親生母親之姿，為他的《曼殊畫譜》題序（仍然是日文）。對比陳家父子，兩個國家、兩樣地方認同，對於蘇曼殊而言不是可以隨時轉換、相互移植的情感，而是充滿著衝突與幽暗的記憶。

13 天 1200 公里的研習營，還有著許多地方上的見聞與故事，值得慢慢咀嚼，謹以心得與札記的形式錄下我們在這些日子裡片段的討論，我想這些思考，伴隨著每一天田野考察時汗如雨下的身體記憶，以及建立於其上的師友情誼，都將在未來的日子裡成為印記，留在我們的學術生命裡。